

萧军全集

第十五卷·书信

第一辑 致家人 /1

第二辑 致友人,读者,公函 /259



目 录

第一辑 致家人

致萧红	3
致王德芬	31
至孩子们	197

第二辑 致友人,读者,公函

A	261
B	268
C	396



关于《萧军全集·书信卷》的几项说明

这辑存的千余封书信，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，时经半个世纪——风风雨雨五十年。收件人约计五百位上下：故交、亲朋、读者、名流……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包罗万象的议题。

当决意将这些珍贵的信函汇总成集的时候，我们不无遗憾地感觉到，本应辑入却无从寻觅者不在少数——当年的收信人有的杳如黄鹤，有的早已作古，有的难于联络与核查，有的……所能依据的，惟有作者自己当时留存的“日记”或“信底”——待到“文革”结束，从“专案组”索要回来的（被抄没的）信底本和日记，业已残破不全，面目全非了！

在裹满了尘土的故纸堆中，年逾古稀的作者为了寻回那难舍的友人们的旧谊，便开始了重新一轮的“分门别类”……劫波历尽，兵燹频仍，事乖命蹇，楮简犹存……是为不幸之大幸！

我们将这些尽可能收集的信件按上、下部分三卷本编录成册。

上部：系作者与家人、眷属之间的往来问候与关照，不分姻亲或本家，按时序排列。历史是不容割断的，至于“悄吟”毕竟与作者有过六年共同工作生活的感情经历——可以说，没有萧军当初的“义举”就不会有后来在文坛上光彩熠熠的萧红，尽管后来终于是“镜破钗分”，我们不应视她为“家族以外的人”。尤为可惜的，是作者写给他父亲的信件，竟一封也没能留存下来。

下部：林林总总致方方面面的信函，有释问、有勸勉、有建议、有辩白、有无可奈何的诉讼……在有喜有忧的字里行间表达的是一片拳拳赤诚之心！

以拉丁字母的排序设置，按信发生时间的先后安排，这样的方法



是否全然妥帖,见仁见智权且如此,待有机会当有更科学、合理的方法时再做修订是矣,谨此说明。

最后,需要提到的是:

知道我们要编辑《萧军全集·书信卷》,许多收信人竟将他们珍藏的“原件”或复印件毫不犹豫地尽快寄给了我们。惟一感到对不住的是,有些朋友们,已经等不及这漫长的十九年,带着深深的遗憾远去了……我们该把他(她)这套书寄托给谁呢?!仰天长叹,真的是很无奈……

编者 2007年6月北京

第一辑

致家人



致萧红

吟：

前后两信均收到了。您把弄堂的号码写错了，那是二五六，而你却写了二五七，虽然错了也收到。

今晨鹿地夫妇来过，为了我们校正文章。那篇文章我已写好，约有六千字的数目，昨夜他翻好四分之三的样子，明晨我到他们那里去（他们已搬到环龙路来）再校一次，就可以寄出了。其中关于女作者方面，我只提到您和白朗。

秀珂很好，他每天到我这里来一次，坐的工夫也不小，他对什么全感到很浓重的兴趣，这现象很好。江西，我已经不想要他去了，将来他也许仍留在上海或去北平。奇来过一次，你的第一封信她已看过了。今天在电车上碰到了她、明、还有老太太，她们一同去兆丰公园了，因为老太太几天要去汉口。

三十日的晚饭是吃在虹他们家里，有老唐、金、白薇（她最近要来北平治病了，问你的地址，我说我还不知道）。吃的春饼。在我进门的时候，虹紧紧握了我的手，大约这就是表示和解！直到十二时，我才归来。

踏着和福履里路并行的北面那条路，我唱着走回来。天微落着雨。

昨夜，我是唱着归来。

——孤独地踏着小雨的大街。

一遍，一遍，又一遍，……

全是那一个曲调：

“我心残缺……”

我是要哭的！……

可是夜深了，怕惊扰了别人，

所以还是唱着归来：

“我心残缺……”

我不怨爱过我的人儿薄幸，



却自怨自己的痴情！

吟，这是我做的诗，你只当“诗”看好了，不要生气，也不要动情。

在送你归来的夜间，途中和珂还吃了一点排骨面。回来在日记册上我写了下面几句话：

“这是夜间的一时十分。

她走了！送她回来，我看着那空旷的床，我要哭。但是没有泪，我知道，世界上只有她才是真正爱我的人。但是她走了！……”

吟，你接到这封信，不要惦记我，此时我已经安宁多了。不过过去这几天是很艰难地忍受过来了！于今我已经懂得了接受痛苦，处理它，消灭它，……。酒不再喝了（胃有点不好，鼻子烧破了），在我的小床边虽然排着一列小酒瓶，其中两个瓶里还有酒，但是我不再动它们。我为什么要毁灭我自己呢？我用这一点对抗那酒的诱惑！

偶尔我也吸一两支烟。

周处既找不到，就不必找了。既然有洁吾，他总会帮助你一切的，这使我更安心些。好好安心创作罢，不要焦急。我必须按着（照）我预定的时日离开上海的。因为我一走，珂更显着孤单了。你走后的第二天早晨，就有一个日本女世界语同志来寻你，还有一个男人（由日本新回来的，东北人）系由乐写来的介绍信，地址是我们楼下姓段的说的。现在知道我地址的人，大约不少了，但是也由它去罢。

《日本评论》（五月号）载有关于我的一段文章，你可以到日本书局翻看翻看（小田岳夫作）。

花盆你走后是每天浇水的，可是最近忘了两天，它就憔悴了，今天我又浇了它，现在是放在门边的小柜上晒太阳。小屋是没什么好想的，不过，人一离开，就觉得什么全珍贵了

我有时也到鹿地处坐坐，许那里也去坐坐，也看看电影，再过两天，我将计划工作了。

夏天我们还是到青岛去。

有工夫也给奇和珂写点信，省得他们失望。

今天是星期日，好容易雨不落了，出来太阳。

你要想知道的全写出来了。这封信原拟用航空寄出，因为今天星期，还是平寄罢。



祝你

获得点新的快乐！

你的小狗熊 五月二日

注释：

由上海寄北京给萧红的信，我手边还仅存有四封，附在这里的目的，是可以对照她寄来的信所提的问题是些什么，我是怎样回答的。

这期间我正住在法租界吕班路二百五十六弄。

“鹿地”夫妇是日本作家鹿地亘和他的妻子池田幸子。鹿地这时正介绍我给日本杂志《文艺》写一篇稿，介绍中国文艺界一些情况。

“虹”是罗烽，我们在哈尔滨时期的朋友。到上海后因有些见解分歧，一度曾陷于“断交”的境地，这次和另外一些朋友共同在他家吃晚饭，这意味着“和解”。“老太太”是罗烽的母亲。

“老唐”名唐豪，字范生，当时的职业是律师，我的一位朋友（已故去）。

“金”系金人，哈尔滨时期朋友，这时在上海从事俄文翻译工作（已故去）。

“白薇”，女作家（已故去）。——耘注

“乐”系“乐家暄”，当时上海“世界语者协会”负责人（已故去）。

“许”是许广平先生（已故去）。——耘注

当时一般从事左翼文化工作者，他们的住址是不公开的，以防国民党特务跟踪……。

附：萧红 370425 致萧军信·北京

军：

现在是下午两点，火车摇得很厉害，几乎写不成字。

火车已经过了黄河桥，但我的心好像仍然在悬空着，一路上看些被砍折的秃树，白色的鸭鹅和一些从西安回来的东北军。马匹就在铁道旁吃草，也有的成排的站在运货的车厢边，马的背脊成了一条线，好像鱼的背脊一样，而车厢上则写着津浦。

我带的苹果吃了一个，纸烟只吃了三两颗。一切欲望好像都不怎样大，只觉得厌烦，厌烦。



这是第三天的上午九时,车停在一个小站。这时候我坐在会客室里,窗外平地上尽是些坟墓,远处并且飞着乌鸦和别的大鸟。昨夜已经是来在了北方。今晨起得很早,因为天晴太阳好,贪看一些野景。

不知你正在思索一些什么?

方才经过了两片梨树地,很好看的,在朝雾里边它们隐隐约约的泛着白色。

东北军从并行的一条铁道上被运过去那么多,不仅是一两辆车,我见过的就有三四次了。他们都弄得和泥猴一样,他们和马匹一样冒着小雨,他们的欢喜不知是从那里得来,还闹着笑着。

车一开起来,字就写不好了。

唐官一带的土地,还保持着土地原来的颜色。有的正在下种,有的黑牛或白马在上面拉着犁杖。

这信本想昨天就寄,但没找到邮筒,写着看吧!

刚一到来,我就到了迎贤公寓,不好。于是就到了中央饭店住下,一天两块钱。

立刻我就去找周的家,这真是怪事,那里有?洋车跑到宣外,问了警察也说太平桥只在宣内,宣外另有个别的桥,究竟是个什么桥,我也不知道。于是跑到宣内的太平桥,二十五号找到了,但没有姓周的,无论姓什么的也没有,只是一家粮米铺。于是我游了我的旧居,那已经改成一家公寓了。我又找到了姓胡的旧同学,门房说是胡小姐已经不在,那意思大概出嫁了。

北平的尘土几乎是把我的眼睛迷住,使我真是恼丧,那种破落的滋味立刻浮上心头。

于是我跑到李镜之七年前他在那里做事的学校去,真是七年间像同一日,他仍在那里做事,听差告诉我,他的家就住在学校的旁边,当时实在使我难以相信。我跑到他家里去,看到了儿女一大群。于是又知道了李洁吾,他也有一个小孩了,晚饭就吃在他家里,他太太烧的面条。饭后谈了一些时候,关于我的消息,知道得不少,有的是从文章上得知,有的是从传言。九时许他送出胡同来,替我叫了洋车,我自归来就寝。总算不错,到底有个熟人。

明天他们替我看房子,旅馆不能多住的,明天就有了决定。

并且我还要到宣外去找那个什么桥,一定是你把地址弄错,不然绝不会找不到的。

祝你饮食和起居一切平安。



珂同此

荣子 四月二十五日夜一时

注释：

从日本寄回来的信件就只剩三十五封，究竟失落了多少，无法考查了。

她是哪一天从日本回来的呢？也无从考查了，因为我那时期的日记早已失落了！（耘注：1937年1月13日萧红乘坐日本邮船“秩父丸”号抵达上海汇山码头。）

她这信中所提及的人名，有的我也不知道，仅就所知道的略注一注：

“周”是我讲武堂时期的同学，名叫周香谷，那时他是住在他岳母家中，因为我前次来北京时去看望过他。他们夫妇还请我在前门外“岳阳楼”吃了一回烤肉。我记得他是住在宣外？或前门外？……名叫“三眼井”？或“四眼井”的地方。我要萧红去找他，他是“老北京”，对于她找房子之类可能会有所帮助，但始终没找到。

周的岳母是有名京剧票友“恩晓峰”，她的女儿也是京剧演员……。

“李镜之”我未见过面。

“李洁吾”是萧红在哈尔滨时的老朋友，我们虽未见过面，经过萧红介绍我们通过信，那时他在北京一处小学校教书。萧红过去曾常常提起过他，那时他可能还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……。

她为什么要去北京呢？据说她很怀念这地方，也想再住一住。我也同意陪她来北京住一住——尽管我对当时北京第一次给我的印象不算太好——也许较长时间住一住，可能就会发生“感情”了。她是作为“先遣部队”先来北京的。

一九七八.九.十七.海北楼

附：萧红 370427 致萧军信·北京

均：

前天下午搬到洁吾家来住，我自己占据了一间房。二、三日内我



就搬到北辰宫去住下。这里一个人找房子很难,而且一时不容易找到。北辰宫是个公寓,比较阔气,房租每月二十四也或者三十元,因为一间空房没有,所以暂且等待两天。前天为了房子的事,我很着急。思索了半天才下了决心,住吧!或者能够做点事,有点代价就什么都有了。

现在他们夫妇都出去了,在院心我替他们看管孩子。院心种着两棵梨树,正开着白花,公园或者北海,我还没有去过,坐在家里和他们闲谈了两天,知道他们夫妇彼此各有痛苦。我真奇怪,谁家都是这样,这真是发疯的社会。可笑的是我竟成了老大哥一样给他们说着道理。

淑奇这两天来没有来?你的精神怎么样?珂的事情决定了没有?我本想寄航空信给你,但邮政总局离得太远,你一定等信等得很急。

“八月”和“生”这地方老早已买不到了,不知是什么原因,至于翻版更不得见。请各寄两本来,送送朋友。洁吾关于我们的生活从文字上知道的。差不多我们的文章他全读过,就连“大连丸”他也读过,他长长(常常)想着你的长相如何?等看到了照像看了好多时候,他说你是很厉害的人物,并且有派(魄)力。我听了很替你高兴。他说从《第三代》上就能看得出来。

虽然来到了四五天,还没有安心,等搬了一定的住处就好了。

你喝酒多少?

我很思念我的小屋,花盆浇水了没有?

昨天夜里就搬到北辰宫来,房间不算好,每月二十四元。

住着看,也许住上五天六天的,在这期间我自己出去观看民房。

到今天已经是一个礼拜了,还是安不下心来,人这动物,真不是好动物。

周家我暂时不去了,等你来信再说。

写信请寄到北平东城北池子头条七号李家即可。

你的那篇东西做出去没有?

荣子 四月廿七日

注释:

从她来信中,她的老朋友李洁吾夫妇,也是各有各的痛苦!我们也是各有各的痛苦!……在现实的痛苦的世界里,有谁没有痛苦呢?只是痛苦的性质和内容各有各的不同,正如鲁迅先生曾说过的,北京拾煤渣的老婆婆是不会有美国资本家蚀本、破产……那样“痛苦”的;



相反,资本家也不会有老婆婆那样痛苦的。即使在“痛苦”这一普遍概念中,所谓“阶级性”也还是要存在的。

记得托尔斯泰在他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首页上曾写过这样两句话:“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,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!”

在一般朋友眼中认为我们“夫妻”之间,是“天造地设”的一对,除开贫穷以外,是幸福的。我们也承认,在比较起一般的夫妇之间来,我们确是幸福的,但还是各有各的痛苦!

“八月”是《八月的乡村》,“生”是《生死场》。

《大连丸上》是我写的一篇短文,记录我们由东北出走,路经大连,在日本轮船上被日本水上警察和“刑事”盘查经过的情况,以及望到青岛,踏到祖国海岸激动和喜悦的心情!……

她的朋友看了我的照片,断定我是“很厉害的人物,并且很有派(魄)力。……”,她替我很高兴!但我知道她不真正欣赏我这个“厉害”而“很有魄力”的人物;而我也并不喜欢她那样多愁善感,心高气傲,孤芳自赏,力薄体弱……的人,这是历史的错误!历史也做了见证,终于各走各的路;各自去寻找他和她所要寻找的人!……

我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,不爱林黛玉、妙玉或薛宝钗……。

我当时可能正为一个日本刊物写一篇什么文章,名称忘记了。

一九七八.九.十八.海北楼

吟:

我想到今天会有你的信来,果然在我一进门,在那门旁的镜台边站着一封信,那是我的。

几乎成了习惯,在我一回来或是出去,总要掀一掀门上的信柜盖,也明知道有信是不放在那里的,或者已经过了来信的时候,但是总要掀!……甚至对于明知不是自己的信,也要拿起看一看。

现在是下午两点三十五分。我将从许那里归来。好容易晴了天,今天又落起雨来,因为怕湿了这仅有的一双鞋子和新衣服,便坐了一次车。从搬到这里,这还是第一次坐车回家呢。

许有三册书,由我介绍到一家印刷局付印,我担任校一次校样,还有一点抄录的工作,今天我把珂介绍去了,他正在那里抄录。

珂的“世界语”算告一段落了,那个报馆据说还有一线希望,不过我的意思如果他不乐意在上海住下去,那就去北平。九江,我想那是



用不着去的,那对于他不相宜。现在还没决定。

奇他们很好,民已加入了一个剧团,他已有了角色(钦差大臣中的商会会长),看样子他很满意。金已搬到了他们一起,住在黑住过的那间房子。昨天晚饭我在那里吃的面条;老太太当晚去汉口,莉的职业辞了。黑也去北平了。

自从前封信说给你,我不再喝酒了,现在还是没喝。那剩余的酒还是摆在那里,我对于它们不再感到兴趣。现在却偶尔也抽一支烟,觉得抽烟的时候情绪很安宁。

心情已不像前几天那样烦乱了!几天来虽没有工作什么,却有一种要工作的欲望,时时刻刻在激动着我,但是我要保留着它们到青岛,现在还不想做什么。

几日来我把整部的精神沉浸在读书里。正在读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,这真是一部好书,它简直迷惑了我!那里面的渥伦斯基,好象是在写我,虽然我没有他那样漂亮。

如今我已经有有了一个治理自己的方法:早晨一睁眼(这时候是一切意念的开端,它会扰乱了整日的安宁!)我就说:“我要健康,我要快乐,我要安宁,我要生活,我要工作下去……”接着毫不拖延地就爬起来,恢复我原先不曾间断过的室内运动。完了就去洗脸,而后去公园(也许八点或八点半钟),那里水池边新开了一个茶馆,要一杯红茶,也许吃一小包葡萄干,就开始读书或写点笔记了。也有时看跑叫的孩子们……这样继续到十二点去吃饭。饭后也许回来睡睡,也许去办办事。临睡之前洗一个冷水澡,而后再读书到十二点,也是说着:

“我要健康,我要快乐,我要安宁,我要生活……”就入睡了。当然有时也想到你……有时也弹弹那只琴。轻轻唱唱自己所会的歌。弹琴我已不用那个老法了(用一块铁,像瞎子似的摸着),现在我已试验着用手指按弦了。

这样我一天便没了什么波动!……当然,我要想什么,我还是尽量想,甚至我的想象力全不愿想了,我还是催迫它想!……直到它实在疲乏为止。我知道这不应该压制,压制是有害的。比方一匹马它要跑,就任它跑好了,到力尽的时候,自然它要停止了。我现在的感情虽然很不好,但是我们正应该珍惜它们,这是给与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。从这里我们会理解人类心理变化真正的过程!我希望你也要在这时机好好分析它,承受它,获得它的给与,或是把它们逐日逐时地记录下来。这是有用的。



大约在七月十日以前我是可以离开此地的。还不足两月，我们又可以再见了。注意，现在安下心好好工作罢，那时我要看您的成绩咧。

在这两月中，我要帮同许把纪念册及那三本书弄完，再读点书，恐怕就没有什么成绩可出了。

有时我也要静静的躺在大床上（我已不在小床上睡了）从玻璃看看窗外的天和黄杨树，那只要有一点风就闪颤不定的叶子们，心里很安宁。最近报上有人说，女人每天“看天”一小时，一个星期会变得婴儿似的美丽！我并不想美丽，只是觉得心很安宁，恬静，你也可以这样试试看。也试试每天早晚我所说的那样话，这是心理治疗法，不是迷信或扯淡。

一封信竟写了近乎五页稿纸了，这如果要当文章卖，是可以卖到六元钱呢！

信纸虽然有，但我却不乐意用它，喜欢用稿纸写。这是习惯。

你可以计划你的长篇或“印象记”了。两月之中总可以写一点的。如果你有机会，找一个地方每天运动一两小时，打网球或是什么。运动确是可以治疗寂寞。

这封信是坐在床边小圆桌上写的。因为这里的一扇窗子被我打开了，比较外屋要凉爽。

还是租一间比较好的房子，自己雇一个佣人，这样比较好些，住公寓是不好的。如果房子比较好，可和他们订合同住一年或半年。多租两间没什么，冬天我们是准备在北平度的。

那几天因为尽喝酒，肝似乎有点不大好，鼻子也烧破了，现在已好了。

最后告诉你一件事，我在学“足声舞”了，就是脚下带响动的那种舞。两月毕业，共十五元钱。学好了，将来好教你。

上海你要买什么吗？

就写在这里了。

你的小狗熊 五月六日下午三时四十五分。

注释：

“小狗熊”这是她给我起的绰号，因为我笨而健壮，没有她灵巧。我就叫她“小麻雀”，因为她腿细，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……。

“许有三册书……”是指的鲁迅先生遗著《且介亭杂文》一、二、三集。“纪念册”就是后来由“鲁迅纪念委员会”名义编辑，由“文化生活



出版社”出版的那本约五十几万字的《鲁迅纪念集》。

一九七八.九.二十.海北楼

附：萧红 370503 致萧军信·北京

军：

昨天看的电影：《茶花女》，还好。今天到东安市场吃完饭回来，睡了一觉，现在是下午六点，在我未开笔写这信的之前，是在读《海上述林》。很好，读得很有趣味。

但心情又和在日本差不多，虽然有两个熟人，也还是差不多。

我一定应该工作，工作起来，就一切充实了。

你不要喝酒了，听人说，酒能够伤肝，若有了肝病，那是不好治的。就所谓肝气病。

北平虽然吃的好，但一个人吃起来不是滋味。于是也就马马虎虎了。

我想你应该有信来了，不见你的信，好像总有一件事，我希望快来信！

珂好！

奇好！

你也好！

荣子 五月三日

通讯：北平东城北池子头条七号李家转。

注释：

《茶花女》是根据法国小说家小仲马同名小说改编的。

《海上述林》是瞿秋白的遗作，由鲁迅先生承担校印而出版的。

一九七八.九.二十.海北楼

附：萧红 370504 致萧军信·北京

军：

昨天又寄了一信，我总觉得我的信都寄得那么慢，不然为什么已



经这些天了还没能知道一点你的消息？其实是我个人性急而不推想一下邮便所必须费去的日子。

连这封信，是第四封了。我想那时候我真是为别离所慌乱了，不然为什么写错了一个号数？就连昨天寄的这信，也写的是那个错号数，不知可能不丢么？

我虽写信并不写什么痛苦的字眼，说话也尽是欢乐的话语，但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，浸得久了，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，我知道这是不对，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，但这是情感，我批判不了，我知道炎暑是并不长久的，过了炎暑大概就可以来了秋凉。但明明是道理，明明又做不到。正在口渴的那一刹，觉得口渴那个真理，就是世界上顶高的真理。

既然那样我看你还是搬个家的好。

关于珂，我主张既然能够去江西，还是去江西的好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一定，他也跟着跑来跑去，还不如让他去安定一个时期，或者上冬，我们有一定了，再让他来，年青人吃点苦好，总比有苦留着后来吃强。

昨天我又去找周家一次。这次是宣武门外的那个桥，达智桥，二十五号也找到了，巧得很，也是个粮米店，并没有任何住户。

这几天我又恢复了夜里骇怕的毛病，并且在梦中常常生起死的那个观念。

痛苦的人生啊！服毒的人生啊！

我常常怀疑自己或者我怕是忍耐不住了吧？我的神经或者比丝线还细了吧？

我是多么替自己避免着这种想头，但还有比正在经验着的还更真切的吗？我现在就正在经验着。

我哭，我也是不能哭。不允许我哭，失掉了哭的自由了。我不知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样，连精神都给自己上了枷锁了。

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，什么能救了我呀！上帝！什么能救了我呀！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来打碎吗？

祝好！

荣子 五月四日晚

所有我们的书若有精装请各寄一本来。



注释：

她又陷在了深沉的，几乎是难于自拔的痛苦泥沼中了！我知道这一次痛苦主要是我给与她的；当然这一时期我的痛苦也并不减于她，而我却是可以经受得起的，这由于我是经常在或大、或小、或轻、或重、或断、或续、或深、或浅……的所谓“痛苦的毒汁”中浸泡得比她更要长久些，多样些！……在神经上已经近于麻痹了！何况这一次“痛苦”的形成是我自作自受，我无可责备于任何人，也无须寻找任何客观条件或“理论”为根据，对于自己错误的行为进行辩解或掩饰！这是孱头、懦夫……的行为。

对于已死者，别有用心，别有目的，用了虚伪，狡诈……施行无耻的谰词或谄媚，这固然是卑鄙、下贱……恶毒的行径；相反的，对于已死者，认为“死人口中无对证”，就可以推脱自己应负的责任，把责任全加给已死者，甚而进行污辱或诬陷……这也是怯懦者，无赖者，软体动物可怜虫的卑鄙、下贱，……的可怜而恶毒的行为。即使“人不知，鬼不觉”，你自己如果还有一点“良知”，你自己总会知道自己是个什么“人”；尽干了些什么“事”？当你生命终结的一天，要咽下最后一口空气或吐出最后一口空气时，你的“良心”总还要追捕着你的！……

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在重庆，聂绀弩兄写的一篇《在西安》的散文里，曾记录他和萧红在西安大街上散步时一段谈话：

“我爱萧军，今天还爱，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，在思想上是同志，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！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！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，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，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！忍受屈辱，已经太久了！……”

在同一篇文章里，也记录了我和作者在山西临汾车站上分手时几节谈话，我向作者说：

“哦，萧红和你最好，你要照顾她，她在处世方面，简直什么也不懂，很容易吃亏上当的。”

“以后你们，……”

“她单纯、淳厚、倔强、有才能、我爱她。但她不是妻子，尤其不是我的！”